

G 中国故事

朋友圈里的朋友,没有谁还打电话了。有事无事,发一张图片晒一晒。有事无事,发一条语音问一问。这就是朋友圈朋友之间的沟通了。差不多也就前后两年时间吧,苏亚认识的朋友都加入了朋友圈,或者说都被朋友圈圈住了。

崴脚

(小说)

□ 曹多勇

三天前,苏亚崴伤脚。

一大早苏亚挎篮子上街去买菜。苏亚家住五楼,上最后一个楼层最后一级楼梯时,右脚一打滑,“哧溜”一声滑下去。紧跟着身子往前一栽,两腿一软跪地上。两只胳膊一扬一耷,篮子挣脱开手指飞出去,落地变成一个球,轱辘轱辘滚多远,撞在院墙上停下来。

此时此刻,苏亚顾不上篮子,只能顾自己。

苏亚艰难地朝楼道外面挪几步,一屁股坐地上,先是低头看一看崴伤的右脚脖子,脚踝处很快长出鸽子蛋那么大的一个圆溜溜的鼓包。紧接着,苏亚抬头瞅五楼,一边瞧一边喊:宗平!宗平!苏亚的喊声里有惊吓、有疼痛,还有一份无助的焦躁与不安。苏亚走出家门时,宗平在书房里写东西。书房在南边,楼梯在北边。宗平要是去厨房倒开水,或是上卫生间,或许能听见苏亚从楼下传上来的声音。苏亚喊两声,停下喊,只能等邻居走过来。

苏亚买菜不习惯带手机。这么一个时间段里,苏亚没有要紧事要联络别人。就算别人有要紧事联络她,上一趟菜市场前下个把小时,也不会耽误哪里去。今天苏亚就吃了大亏,要是带手机,拨一下宗平的手机号码,就不会坐在楼道口又是疼又是喊又是急。不会,就有邻居走下楼。邻居见苏亚这样子,慌慌张张地跑上楼。宗平听说苏亚崴伤脚,慌慌张张地跑下楼。

宗平问,要不要去医院?

苏亚说,我上两次崴伤脚,苏亚说,先回家再说。

宗平搀扶苏亚一级楼梯一级楼梯往上挪。苏亚脚疼疼出一头汗,宗平搀扶苏亚累出一头汗。回到家,苏亚斜靠在沙发上,宗平赶紧打开冰箱冰块装塑料袋,敷在苏亚崴伤的脚跟上。苏亚十年前崴伤过一次右脚,五年前又崴伤过一次右脚,算是一处老伤了。人们说,崴伤的脚很容易再次崴伤。看来此言不虚。

十分钟过去。宗平问,疼痛好一点没有?苏亚说,哪会有这么快呀?冰块不能敷时间长,一刻钟必须拿掉。宗平拿掉冰块再下一次问苏亚疼痛好一点没

有?苏亚龇牙咧嘴就不回答了。二十分钟过去。宗平身上的汗水晾干。苏亚额头上的汗水,泉水似的不断地往外冒。看样子,苏亚的疼痛没有缓解。看样子,这一次崴脚不似上两次崴脚。

宗平再一次问,要不要去医院?

苏亚坚定地说,不去!

接下来,宗平束手无策不知道做什么好。苏亚说,晌午家里没菜,你上菜市场买菜呀?一只菜篮子,受气一般被顺手扔在门槛边,或是觉得没有保护好苏亚,自知理亏似的垂头丧气躲一边。宗平问,晌午吃什么菜?苏亚说,你看着买。两年前,苏亚退休后,家务事苏亚一把揽过去。宗平不再操心上菜市场,买菜就荒疏。宗平换衣服准备上菜市场。苏亚说,你买一条鲈鱼,回家清蒸晌午吃。宗平喜欢吃清蒸鲈鱼。宗平回答一声好。苏亚说,你买斤把大青豆回来剥一剥,晌午辣椒烩大青豆。秋天正吃大青豆。苏亚喜欢吃大青豆。宗平依旧回答一声好。苏亚说,你回头再从楼下杂货店带两瓶啤酒上来。这一次宗平没有回答一声好。宗平不喜欢喝啤酒。要是买啤酒,就是苏亚想喝啤酒。苏亚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喝啤酒。苏亚心情一般的时候,不想喝啤酒。要是苏亚想喝啤酒的时候,就说明她心情好。半个小时前,苏亚下楼崴伤脚脖子,龇牙咧嘴疼出一头汗,哪里来的好心情?

苏亚问,我崴伤脚你后怕不怕?

宗平听不明白话。

苏亚说,我上两次崴伤脚,一次踩在马路牙子上,一次踩在铁路铁轨上,就算摔一跤也不会摔个怎么样。这一次是踩在楼梯上,要不是在楼底,要是在楼梯上呢?要是一头栽下楼梯呢?我现在想一想都后怕。我现在连想一下子都不敢想。

宗平听明白苏亚的逻辑,知道苏亚好心情的由来。这是一种荒谬的逻辑。这是一种别人不能感受的好心情。宗平没有做任何评判,提上篮子走出家门。

苏亚发微信说,这半个月我陪宗平去一趟皖南,宗平去那里采风,我跟着一起去玩一玩。朋友问,去皖南哪地方?苏亚想一想说,去黑多县。朋友说,没听说皖南有黑多县呀。苏亚说,黟县。朋友说,黟县就是黟县,干吗要说黑多县,显得没文化。苏亚说,人家黟县人自个都说黑多县,你能说人家徽州人没文化。朋友说,那也不用玩失踪呀?苏亚说,游玩就是游玩,我不喜欢三心二意有分心。朋友圈里的朋友不这样子,外出游玩,随时随刻发照片,像直播。朋友说,你现在回来家,发一发照片我们看一看嘛。

两年前这个时节,苏亚跟宗平去皖南黟县待了一个礼拜。黟县的主要风景区一处一处地玩一遍。苏亚从手机里调出两年前去黟县游玩的照片,每天发一组。西递发一组。塔川发一组。木坑竹海发一组。南屏发一组。卢村发一组。石林发一组。一天连一天,发了十来天。朋友说,黑多县去过,只是没你玩得这么全。

苏亚发一个得意的表情包,再打出一串文字说,这下知道我为什么失踪半个月了吧。

从此,苏亚依赖微信和语音聊天,不再给朋友圈里的朋友打电话。

三

这一次,苏亚崴伤脚依旧不跟朋友说,甚至连闺女都不说。苏亚说,我崴伤脚跟闺女说干什么?就算我跟闺女说回来家看一看,我的脚脖子就好了?闺女在外地工作,回家来一趟确实不容易。宗平说,不跟闺女说,她知道了会埋怨我。苏亚大包大

改变,变得宗平越来越不能理解,变得宗平越来越感到陌生。

人们说,生大病的人容易改变性格。苏亚一年前生过一场大病,差一点从阎王爷面前回不来。人们说,输血的人容易改变性格。苏亚生病住院期间输过两次血。住院前,苏亚手机上有微信,但不依赖微信。在家烧一样什么好吃的菜,拿出手机拍一张照片,上传朋友圈,炫耀一番。苏亚会微信语音聊天,但不信任微信语音聊天。说语音聊天“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像是中间隔上一层什么东西。苏亚心里有话跟别人说,拿上手机拨出号码,直接通话交谈。这样子说话,如同脸对脸,面对面,有一种微信语音聊天没有的亲切感。

苏亚的手机不办流量套餐,离开家住院就算想跟别人微信语音聊天也是没办法。苏亚生病不跟朋友说,更不会主动打电话告诉别人她住院。住院半个月,苏亚像是失踪了。苏亚不想跟别人说,自有她的一番道理。相互攀比,相互比较,是女人的天性使然。在苏亚看来,女人在年轻时,比的是看谁找的男人好;女人在中年时,比的是看谁的孩子有出息;女人在年老时,比的是看谁的身体少生病或不生病。一个女人从年轻到年老,唯一剩下属于自己的就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苏亚生一场大病,就像在人生马拉松赛场的后半程摔上一跤,就算爬起来也是一种失败了。苏亚生病住院对谁都不愿说,出院回家打开微信,文字、表情包、语音聊天一大堆,都问她这些天去了哪里。这就奇怪了?想问我去哪里干吗不会摔个怎么样。这一次是踩在楼梯上,要不是在楼底,要是在楼梯上呢?要是一头栽下楼梯呢?我现在想一想都后怕。我现在连想一下子都不敢想。

其实,苏亚心里清楚,微信语音聊天与打电话有区别。微信语音聊天,容易掩饰自个儿内事,容易向别人撒谎说假话。不是说打电话不能掩饰,不是说打电话不能说假话。最起码,一方试图在掩饰什么,说的真话假话,另一方容易猜测和判断。苏亚喜欢跟朋友微信语音聊天,就是想真实的内心掩饰起来,就是想把真话与假话混淆起来。苏亚深知微信语音聊天的这一弊端,就不愿跟闺女微信语音聊天,她想知道闺女内心的真实想法,她想辨识闺女说话是真是假。

闺女问,妈妈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苏亚说,我今天过得开心死了,上午去一趟百货大楼给你爸看衬衫,下午你爸感动得给我做按摩。闺女问,你给我爸买一件什么品牌的衬衫?苏亚说,你爸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他不去试一试,谁敢往家买?闺女问,我爸怎样给你按摩的?苏亚说,我说我的肩膀疼,他就给我按摩肩膀,我说我的胳膊肘疼,他就给我按摩胳膊肘,我说我的眼角疼,他就给我按摩眼角。闺女说,妈妈我好羡慕你,下次我回家也叫爸爸给我按摩。

在苏亚看来,年轻时找的男人不算差。虽说男人当作家,清贫是清贫一辈子,但一个空名声还是存在的。你的男人当作家,有权有势,但你男人的名声与作家的名声相比较,是分不出轻重的。你的男人做生意,有钱有势,但你男人的名声与作家的名声相比较,是分不出高低的。中年时,闺女考上大学,接着上研究生,接着在外地工作。闺女读的大学不算太拔尖,闺女的硕士学历不算太拔尖,但比不上、比下绰绰有余了。不管在哪种场合说出去,苏亚都觉得闺女给她长脸了。当务之急,就是要把生病的事住院的事,严严实实地封锁住。当然,崴伤脚这种小毛病,也没必要去宣扬。

苏亚问,闺女你今天过得怎么样?闺女说,我今天过得不开心。苏亚问,怎么不开心啦?闺



插图:郭红松

女说,我昨天晚上熬夜写一个文案,今天上午被部门领导批的一无是处。苏亚问,怎么办?闺女说,今晚熬夜重新写吧。

苏亚跟闺女打电话,前者喜欢在电话里报喜不报忧,后者喜欢在电话里报忧不报喜。苏亚向闺女报喜不报忧,是想让闺女在外地安心工作。闺女向苏亚报忧不报喜,同样是想让苏亚在家里安心生活。闺女这么做是被苏亚逼迫出来的。要是闺女只报喜不报忧,苏亚也不相信,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审问闺女。

苏亚问,今天就遇见写文案这么一件不开心的事?闺女说,就这一件事不搭上我的半条小命呀?苏亚说,你跟小陈的事怎么办啦?闺女问,小陈是谁呀?苏亚说,你跟我少装蒜,我说不许来往就不许来往。闺女说,这两天满脑子都是文案的事,哪里有闲工夫去搭理什么小陈不陈呀!苏亚说,就这样子好,我希望你们领导天天要你做文案。小陈是闺女公司里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学历、家庭、长相,苏亚觉得跟闺女没有一样能般配。

苏亚在电话里只报喜不报忧,闺女就相信吗?同样不相信。闺女问,你跟我爸这两天还好吧?苏亚问,我跟我爸有什么不好的?闺女问,没吵架?苏亚说,你就这么指望我跟你爸吵架呀?闺女说,我觉得这两天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苏亚警惕地问,你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是不是你爸跟你爸说什么啦?闺女说,我觉得现在的妈妈好像不是过去的妈妈。苏亚说,我跟你爸不吵架就不是过去的妈妈啦?那我明天就跟你爸狠狠地吵一架!

苏亚问,妈妈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苏亚说,我今天过得开心死了,上午去一趟百货大楼给你爸看衬衫,下午你爸感动得给我做按摩。闺女问,你给我爸买一件什么品牌的衬衫?苏亚说,你爸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他不去试一试,谁敢往家买?闺女问,我爸怎样给你按摩的?苏亚说,我说我的肩膀疼,他就给我按摩肩膀,我说我的胳膊肘疼,他就给我按摩胳膊肘,我说我的眼角疼,他就给我按摩眼角。闺女说,妈妈我好羡慕你,下次我回家也叫爸爸给我按摩。

在苏亚看来,年轻时找的男人不算差。虽说男人当作家,清贫是清贫一辈子,但一个空名声还是存在的。你的男人当作家,有权有势,但你男人的名声与作家的名声相比较,是分不出轻重的。你的男人做生意,有钱有势,但你男人的名声与作家的名声相比较,是分不出高低的。中年时,闺女考上大学,接着上研究生,接着在外地工作。闺女读的大学不算太拔尖,闺女的硕士学历不算太拔尖,但比不上、比下绰绰有余了。不管在哪种场合说出去,苏亚都觉得闺女给她长脸了。当务之急,就是要把生病的事住院的事,严严实实地封锁住。当然,崴伤脚这种小毛病,也没必要去宣扬。

苏亚问,闺女你今天过得怎么样?闺女说,我今天过得不开心。苏亚问,怎么不开心啦?闺

女说,我昨天晚上熬夜写一个文案,今天上午被部门领导批的一无是处。苏亚问,怎么办?闺女说,今晚熬夜重新写吧。

苏亚跟闺女打电话,前者喜欢在电话里报喜不报忧,后者喜欢在电话里报忧不报喜。苏亚向闺女报喜不报忧,是想让闺女在外地安心工作。闺女向苏亚报忧不报喜,同样是想让苏亚在家里安心生活。闺女这么做是被苏亚逼迫出来的。要是闺女只报喜不报忧,苏亚也不相信,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地审问闺女。

苏亚问,今天就遇见写文案这么一件不开心的事?闺女说,就这一件事不搭上我的半条小命呀?苏亚说,你跟小陈的事怎么办啦?闺女问,小陈是谁呀?苏亚说,你跟我少装蒜,我说不许来往就不许来往。闺女说,这两天满脑子都是文案的事,哪里有闲工夫去搭理什么小陈不陈呀!苏亚说,就这样子好,我希望你们领导天天要你做文案。小陈是闺女公司里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学历、家庭、长相,苏亚觉得跟闺女没有一样能般配。

苏亚在电话里只报喜不报忧,闺女就相信吗?同样不相信。闺女问,你跟我爸这两天还好吧?苏亚问,我跟我爸有什么不好的?闺女问,没吵架?苏亚说,你就这么指望我跟你爸吵架呀?闺女说,我觉得这两天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苏亚警惕地问,你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是不是你爸跟你爸说什么啦?闺女说,我觉得现在的妈妈好像不是过去的妈妈。苏亚说,我跟你爸不吵架就不是过去的妈妈啦?那我明天就跟你爸狠狠地吵一架!

苏亚想吃什么舍不得。

苏亚说,你下次来合肥提前跟我说一声。

苏亚微信群里的朋友,宗平大多认识。宗平稍微听上两句就听出眉目来。现在跟苏亚微信语音聊天的叫孔燕。孔燕是苏亚高中同学,儿子在合肥上班。孔燕来看儿子,想来苏亚家看一看,苏亚扯谎说在外地看闺女阻拦住。孔燕说,那我下一次来合肥早早地跟你说。

苏亚说,那我下一次早早地打酒买菜等候你。

苏亚跟孔燕微信语音聊天结束,头脑里的语音聊天没有结束。苏亚转身跟宗平解释说,孔燕要来我家坐一坐,我只好说不在合肥家里。

宗平问,那你怎么想起来,跟我一块去杭州看闺女?

苏亚说,这我早就想好了的,反正我不能说在合肥家里,等着熟人上门来。

苏亚生病住院口服了大量地塞美松,性格改变了,体型改变了。苏亚不想让朋友进家门,就是不想让朋友见到她现在的样子。

苏亚崴伤脚的第三天,宗平偷偷地打电话跟闺女说这件事。宗平打电话,是让闺女赶紧地回来家。

宗平说,你妈崴伤了右脚。闺女问,怎么崴伤的?宗平说,你妈下楼去买菜一不小心崴伤的。

闺女问,不会这么简单吧,肯定是跟你妈吵架啦?

宗平问,就算我跟你妈吵架,你妈怎么就崴伤了脚?

闺女说,我跟你妈吵架,你心里烦躁,使劲推搡她一把,我妈没防备往后一闪不就崴伤了脚。

宗平说,你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闺女说,不是我想象力丰富,是这两天我妈跟我打电话,笑哈哈的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不对头。

宗平催促说,你快回家带你妈上医院。

闺女说,我就不明白,我妈崴伤脚,怎么就像中奖一百万?闺女回家能迫使苏亚去医院拍CT片,看一看她的右脚踝到底骨折没骨折。右脚踝骨折就得打上石膏,苏亚能回到正常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

曹多勇

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300余万字。以描写故乡淮河的“大河湾”系列为人称道,近年来,也将笔触转向对都市中年人的细腻描摹。其作品语言特色鲜明,口语化、人物对话不加引号,叙述与对话相交融,作者自称希望以此“获得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感”。本版曾刊发其作品《安眠睡》《阳关三叠》等。

王蒙、莫言等“短篇小说特辑”

载《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

王蒙的《地中海幻想曲》《美丽的帽子》可谓姊妹篇,以意识流写法讲述了事业有成而爱情受挫的女主角登上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后,在雅典的旅行经历和心理起伏。在短小的篇幅里,读者仿佛跟随主人公遍览人生风景,笔力老辣精准,又有强烈的生命活力。“老耄之年的作者大龄青春小说”,作者不无幽默地在小说中写下这样的句子。2019年第1期《人民文学》亦刊发了王蒙的中篇小说《生死恋》,5万字篇幅里,在貌似轻快的语调之下,也回旋着沉郁顿挫、无法释怀的人生咏叹。

莫言的《一斗阁笔记》依然将笔触伸向家乡高密,含12篇短篇小说,最短的200多字,长的不过400多字,既有古代传说,也有童年记忆,更穿插了形形色色的乡间人物故事。《上海文学》社长赵丽宏评价,“这12则故事让人联想起《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却又完全不同于古人,这是一个当代作家对家乡,对土地,对生命,对世俗人性的描画和思考。”

马骥才《单筒望远镜》(长篇小说)载《当代》2019年第1期

小说讲述了百年之前,一段沉醉于老天津城中的跨国恋情。作者用古朴精致的语言、行云流水般的叙述,将一百多年前的天津风貌完美再现,并将那个时代里的中西文化冲撞刻画得有血有肉。单筒望远镜成了两种文化相互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阿来《云中记》(长篇小说)载《十月》2019年第1期

阿来以这部作品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地震中消失的城镇与村庄。卷首语中,编辑如此说:“虽然作者交稿前,编辑部对这部作品充满期待,但阅读稿件后,我们还是收获了额外的惊喜。2018年正值汶川地震发生十周年,十年前,面对这场突如其来如来的悲剧,阿来曾声称不能轻易触碰,这种态度证明了作者对生命价值和文学创作的虔诚和敬畏。十年后,一次特殊的机缘,终于让作者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切入点,将笔触伸向那场尘埃已散的灾难。一位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命名的祭司,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众亡灵和他们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共同组成了交叉、互惑又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叙事流畅、情绪饱满、意涵丰富,实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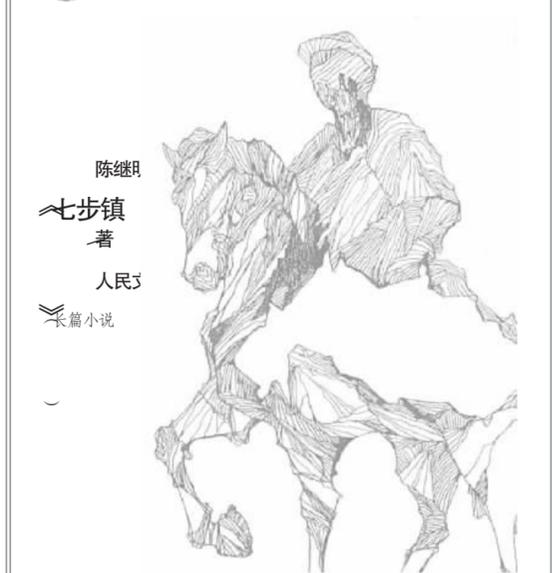
刘庆邦《到外面去睡》(短篇小说)载《江南》2019年第1期

这个小说写的是一段别样的青春记忆,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几个乡村青年,通过离开家、夜里到外面去睡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独立、叛逆以及对摆脱管束的渴望。被时代和环境禁锢的青春心灵,在广阔无垠的幕天席地中,尽情释放自我,挥洒年轻多余的精力,以此寄托对外面世界与自由的强烈向往。

陈启文《穿越共和盆地》(报告文学)载《北京文学》2019年第1期

这是一篇生态报告文学,作者以采访者的身份,进入西部高原的共和盆地,追溯历史、关注现实。在人类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索取自然的历程中,历史千疮百孔,谱写历史的人们的心灵也泪痕斑斑,承受着惨痛的教训。幸好曾经的惨痛唤来了警醒,如今盆地的主人们正以崭新的姿态和科学的精神退牧还草,在荒漠上育苗种树,绿色的希望已经冉冉升起。

G 图志文心



“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有多爱就有多怕。那决定了我们命运的,不在记忆的深处,就在时间的远处。

男主人公东声患了回忆症,四处求医中遇到了女孩儿居亦,遇到了自己的前世,遇到了历史,遇到了潜藏在婚姻失败中、生活焦虑中的“我”。于是,他回到故乡,寻找“自我”,寻找爱的理由。由此,一本从自我出发的小说,来到了大西北这个广阔的空间,牵出了百年中国历史这个深邃的时间。

这是一部感性、智慧的小说,语言荡漾,故事细密,情节迷人。格局、情趣和深度都足够丰沛。